

龙溪羌语的状态复杂谓语构式*

郑武曦

[提要] 构式语法把语言单位看作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体。本文以自然口语语料为基础,从构式语法的角度分析龙溪羌语的状态复杂谓语构式表达的语义,以及说话者表达状态复杂谓语构式的策略。状态复杂谓语构式是由两个述谓结合而成的构式,其中一个述谓表示状态的概念。从语义内容来看,这种构式可以表达动作行为产生的结果、描述动作行为的状态,以及动作行为进行的方式。从表达形式来看,羌语状态复杂谓语构式主要采用并列无参与者标记、副动词、分词和状语等策略。

[关键词] 龙溪羌语 形态句法 状态复杂谓语构式 构式语法 表达策略

一 引言

本文从构式语法学的角度,不仅分析状态复杂谓语构式表示的语义内容和信息包装功能,还分析这些构式采用的策略,即怎样表达语义内容和功能。传统的分析方法主要根据句法形式和语法功能进行分类,不能体现不同语法现象之间的联系。如果从构式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把过去所讨论的羌语的主从句标记、非限定标记和名物化标记分析为复杂谓语构式采用的不同策略。目前已出版的羌语参考语法都对主从句连接标记、非限定标记、名物化标记和状语标记的用法进行了描写,基本上是把它们看作几个不同的问题进行讨论。主从句连接标记和非限定标记通常放在句子结构的章节讨论,名物化标记和状语标记通常放在动词形态的章节讨论(参考 LaPolla with Huang 2003; 黄成龙 2007; Zheng 2017)。又比如笔者在记录的自然语料中发现主从句连接标记 *-zu*³¹ 不仅可以标记在从句后面,也可以标记在形容词或副词上。*-zu*³¹ 的这种用法更适合分析为状态复杂谓语构式采用的一种策略。再比如传统句法区分述补和状中两种结构,如果从构式语法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即把它们看作表达不同语义内容的同一种构式。

本文基于 Croft (2022) 的形态句法构式理论,分析龙溪羌语的状态复杂谓语构式。下面简要介绍与构式相关的“信息包装”和“策略”两个术语。

“构式 (construction)”是指在一个语言中形式和功能的配对,用构式表示语义内容和信息包装的结合。构式不仅描述说话人想要表达什么(即功能的问题),也描述说话人怎样表达(即语法形式的问题)。所有构式既表达语义(如物体、属性和动作),也表达这些语义和信息是如何包装的。说话者通过形态句法构式传递交际意义,因为不同的交际目的,用不同的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民族语言形态句法类型学研究(18ZDA298)”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和建议,谨此一并致谢。

方式包装信息。指称 (reference)、陈述 (predication) 和修饰 (modification) 是基本的信息包装功能 (information packaging functions), 也是主要的命题行为功能 (major propositional act functions)。“指称”是指说话人谈论的是什么;“陈述”是说话人关于某个话语中指称的断言;“修饰”是关于指称的额外信息。比如“一棵高的树”,说话人谈论的是“树”,所以“树”是指称;属性“高”用来修饰“树”,体现了修饰的信息包装功能;“这棵树高”,属性“高”是对“这棵树”的陈述,体现了陈述的信息包装功能。从跨语言的角度来看,不同的语言有类似的或相同的功能。“策略 (strategy)”是指表达某种功能的形式策略。构式语法认为语言单位是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体 (Fillmore et al. 1988; Goldberg 1995; Croft 2001)。因此,我们需要分析形态句法构式,也就是分析形态句法的形式表达什么功能。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龙溪羌语^①包含两个谓语的复杂构式^②,其中一个谓语表示状态的概念,所以称为状态复杂谓语构式。文中我们主要探讨这种构式表达的语义内容和采用的策略。羌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龙溪羌语属于羌语南部方言龙溪土语(孙宏开 1981:177;刘光坤 1998:17)。龙溪土语分布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龙溪、布兰、巴夺、下庄、木上等地,使用人口是 3300 人(刘光坤 1998:17)。

二 状态复杂谓语构式表达的语义内容

(一) 状态复杂谓语构式表达的三种语义内容

复杂谓语构式 (complex predicate constructions) 是指由两个概念组成一个述谓,可能是两个表示动作的动词构成一个述谓,也可能是表示动作的动词和表示属性或性质的词构成一个述谓。后者是本文要探讨的状态复杂谓语构式 (stative complex predicate constructions)。状态复杂谓语构式不像形容词那样可以用来修饰一个所指,也不作为句子的主要述谓,而是作为复杂谓语的一部分。比如“红苹果”中的形容词“红”修饰“苹果”,“苹果红”中的形容词“红”是句子的主要述谓,二者都非状态复杂谓语构式。根据状态复杂谓语所表达的语义内容,可分为表示结果的复杂谓语构式 (resultative complex predicates, 如“吃饱”“打倒”), 描述性复杂谓语构式 (depictive complex predicates, 如“生着吃”) 和表示方式的复杂谓语构式 (manner complex predicates, 如“慢慢爬”)。这三种构式的语义特征如表 1 所示。

表 1 状态复杂谓语构式的语义特征 (Croft 2022:433)

构式类型	时间关系	语义内容
表示结果的状态复杂谓语构式	先后发生	以事件参与者为指向
描述性状态复杂谓语构式	同时发生	以事件参与者为指向
表示方式的状态复杂谓语构式	同时发生	以事件本身为指向

^① 本文讨论分布在汶川县龙溪乡 (2019 年 12 月, 撤销克枯乡、龙溪乡, 设立濞州镇) 的龙溪羌语, 所使用语料来自笔者 2012 年至 2018 年在龙溪乡马灯村记录的自然口语语料。共有 11 位发音人参与语料录制, 内容包括单人独白和双人对话。

^② 复杂谓语构式的定义很宽泛, 包含了很多形态句法结构和语义类型。它和传统语法所讨论的语法类型不同, 语言学界也是近二十年来才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其中一个原因是很多语言的复杂谓语的组成成分看上去不像动词。事实上, 复杂谓语构式包含丰富的形态句法策略。比如英语中的轻动词、助动词、系动词都可以看作复杂谓语构式中的谓语 (Croft 2022:397)。

下面详细介绍龙溪羌语三种状态复杂谓语构式所表达的语义内容。

(二) 表示结果的状态复杂谓语构式

在表示结果的状态复杂谓语构式中，状态谓语描述一个由主要谓语表达的事件行为引起的状态。从时间来看，状态属性是在主要谓语的事件后出现的结果。结果状态是事件参与者的状态。换句话说，状态谓语的语义指向是事件的参与者 (participant-oriented)。例如：

- (1) $tha^{55}zu^{31}$ $təu^{213}$ $tɕi^{31}-ti^{31}-zu^{31}$ $təu^{213}$ $pan^{213}pian^{55}xo^{31}$
 然后 就 (借词) 儿子-有定-话题 就 (借词) 半边河 (借词)
 tou^{55} $ʂə^{31}-tɕhi^{55}-la^{31}$ $tə^{31}-ə^{55}-zə^{31}$ pu^{31} ue^{31} .
 都 (借词) 向外-喝-非限定 向上-干-致使 做 语助词

然后，这个儿子把一半的河水喝干了。(副动词策略)

- (2) $tse^{213}xa^{213}-zu^{31}$ $lian^{51}ko^{31}$ $pian^{213}-ta^{31}$ $a^{31}-luei^{213}-ta^{31}$.
 这下 (借词) -话题 两个 (借词) 变 (借词) -借词标记 向下-累 (借词) -借词标记
 这下，两个就变累了。(并列无参与者标记策略)

- (3) $iou^{213}sə^{31}$ $ti^{213}ə^{213}thian^{55}$ $iou^{213}sə^{213}$ $kuei^{213}tsə^{31}-ti^{31}-tɕi^{31}-nə^{31}$,
 又是 (借词) 第二天 (借词) 又是 (借词) 柜子 (借词) -有定-这-甚至
 $tha^{55}zu^{31}$ $kuei^{31}tsə^{31}-nə^{31}$ $tə^{31}-sua^{31}$ $a^{31}-phu^{31}$ pu^{31} ue^{31} .
 然后 柜子 (借词) -甚至 向上-满 向下-溢出 (借词) 做 语助词
 第二天，连柜子都满得溢出来了。(并列无参与者标记策略)

例(1)中的 $ʂə^{31}-tɕhi^{55}-la^{31}$ $tə^{31}-ə^{55}-zə^{31}$ pu^{31} “喝干”是由两个概念构成的复杂谓语，分别是表示动作的 $tɕhi^{55}$ “喝”和表示属性的 $ə^{55}$ “干”。 $tə^{31}-ə^{55}$ “变干了”带上致使后缀 $-zə^{31}$ ，表示“使河水干了”的意思，这个状态是由主要谓语 $ʂə^{31}-tɕhi^{55}$ “喝”表达的动作引起的。从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来看，动作“喝”发生在状态“变干了”的前面，这个状态复杂谓语的语义指向是“河水”，即事件的参与者。例(1)采用的是副动词策略，即非限定标记 $-la^{31}$ ，下文将具体讨论这种策略的用法。例(2)这个句子出现的语境是有一条龙不停地变换自己的形状，最后变换累了；其中的结果复杂谓语构式由表示事件的 $pian^{213}-ta^{31}$ “变”和表示属性的 $a^{31}-luei^{213}-ta^{31}$ “累”组成，“累”是“变”的结果，语义指向是事件“变”。例(3)中的状态复杂谓语构式由表示属性的 $tə^{31}-sua^{31}$ “满了”和表示结果的 $a^{31}-phu^{31}$ “溢出”组成，“溢出来”是装满的结果，语义指向是事件“装满”。例(2)和例(3)采用的是并列无参与者标记策略，即表示方式或属性的述谓和主要述谓是并列的，并且语义指向是事件，不是参与者。下文将具体介绍这种策略及其用法。

(三) 描述性状态复杂谓语构式

在描述性状态复杂谓语构式中，表示属性的状态谓语描述主要谓语的状态，当主要谓语表达的事件正在进行的时候，会一直保持这个状态。例如：

- (4) $ka^{31}to^{31}$ $zu^{31}ko^{51}so^{31}sə^{213}$ $tsu^{31}-ti^{31}-tɕi^{31}$ $phu^{55}lu^{55}-phu^{55}lu^{55}$
 下面 如果说是 (借词) 水-定指-这 噗噜~噗噜
 $tə^{31}-tʂo^{55}-zu^{31}$, qa^{31} $zə^{31}ta^{31}$.
 向上-开-连接 我 骂

如果(海)水噗噜噗噜地开了，说明我被骂了。(并列无参与者标记策略)

- (5) $a^{31}\text{-pei}^{31}\text{-la}^{31}$ $a^{31}\text{-kə}^{31}\text{-zu}^{31}$ $tə^{31}\text{-pa}^{31}\text{-mai}^{55}$.
 向下-老-非限定 向下-走-连接 向上-对-将行体:状态变化体

这样老下去，就对了。(副动词策略)

例(4)中的描述性复杂谓语构式是由拟声词 $phu^{55}lu^{55}\sim phu^{55}lu^{55}$ “噗噜噗噜”和 $tə^{31}\text{-tsho}^{55}$ “(水)开了”组成，二者同时发生。拟声词可能是描述动作，也可能表示动作的结果或方式。例(4)中的拟声词描述水烧开的时候发出的声音。例(5)的状态复杂谓语构式由表示属性的 $a^{31}\text{-pei}^{31}$ “老了”和表示变化方向的 $a^{31}\text{-kə}^{31}$ “下去”构成，字面意义是指“以老的状态走下去”。

(四) 表示方式的状态复杂谓语构式

在表示方式的状态复杂谓语构式中，属性谓语是行动谓语进行的方式。因此，属性谓语表示的方式与主要谓语表示的事件同时发生。与描述性复杂谓语或结果复杂谓语不同，表示方式的复杂谓语构式的语义指向不是事件的参与者，而是指向事件本身(event-oriented)，因为它描述的是事件的属性，而不是参与者的某个属性。例如：

- (6) $a^{31}\text{tcha}^{55}\text{tcha}^{31}$ $a^{31}\text{-kə}^{31}$ pa^{213} . 慢走。(并列无参与者标记策略)
 慢慢地 向下-走 语助词

例(6)中的“慢走”是指动作慢。“方式”是事件的状态特征，典型的方式有速度快慢和质量好坏等。例(6)的复杂谓语构式由表示方式的副词 $a^{31}\text{tcha}^{55}\text{tcha}^{31}$ “慢慢地”和表示动作的动词 $a^{31}\text{-kə}^{31}$ “走”构成， $a^{31}\text{tcha}^{55}\text{tcha}^{31}$ “慢慢地”表示动作 $a^{31}\text{-kə}^{31}$ “走”的方式。

Talmy (1974, 1985) 把位移(motion)事件也看作状态复杂谓语构式，把“方式”看作动态事件的属性，语义上表示一种状态。比如“跑进山洞”，“跑”是位移的方式，“进”反映位移的轨迹。“走进去”和“跑进去”体现了不同的位移方式。又如：

- (7) $tə^{31}\text{-tchi}^{31}\text{-la}^{55}\text{-la}^{31}$ $a^{31}\text{-ə}^{31}$ $zə^{31}\text{-tey}^{31}\text{-zu}^{31}$, iou^{213} $tə^{213}\text{cin}^{31}\text{tshə}^{55}$
 女孩 一-量词 离心-出现-话题 又(借词) 自行车(借词)
 $tə^{31}\text{-tchi}^{31}\text{-la}^{55}\text{-la}^{31}$ $zə^{31}\text{-tey}^{31}$ pu^{31} ue^{51} .
 向上-骑(借词)-借词标记-非限定 离心-出现 做 语助词

女孩过来以后，又(有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过来了。(副动词策略)

例(7)的状态复杂谓语构式 $tə^{31}\text{-tchi}^{31}\text{-la}^{55}\text{-la}^{31}$ $zə^{31}\text{-tey}^{31}$ “骑过来”中的 $tə^{31}\text{-tchi}^{31}\text{-la}^{55}$ “骑”是位移的方式， $zə^{31}\text{-tey}^{31}$ “过来”是位移的轨迹。

三 状态复杂谓语构式的表达策略

本节首先介绍状态复杂谓语构式表达策略的形态句法参项和分类，然后分析龙溪羌语表达静态状态复杂谓语构式的四种策略。

(一) 说话者表达状态复杂谓语构式的策略概述

状态复杂谓语构式都包含属性概念或状态概念，因此某种信息包装功能的属性/状态构式可以用来表示其他信息包装功能的属性/状态概念。一种信息包装的策略可以用来表示另一种信息包装。Loeb-Diehl (2005:21-22) 对说话人表达状态复杂谓语构式的策略作了非常详细的分类，把表达策略分为十类，并且把其中八类策略按照三个形态句法参项组织起来，这三个参项分别是：

参项一：两个述谓之间是并列关系，还是主从关系。

参项二：形容词作谓语的编码策略。形容词作谓语表示状态时，采用的策略有两种，一种是类似动词的（*verby*）策略，另一种是类似名词的（*nouny*）策略。Loeb-Diehl（2005:73）区分了类似动词和类似名词这两种策略。从类型学的角度来看，形容词作谓语通常没有自己典型的编码策略，所以会采用类似动词作谓语的策略或类似名词作谓语的策略。

参项三：以参与者为语义指向的状态复杂谓语与以事件为语义指向的状态复杂谓语之间的差异。当状态复杂谓语标识的是事件参与者时，这种表达策略叫作“有标识（*indexed*）的策略”。当状态复杂谓语标识的是事件而非事件的参与者时，这种表达策略叫作“无标识（*non-indexed*）策略”。

状态复杂谓语构式的策略可归纳如表 2（羌语状态复杂谓语构式策略以粗体显示）。

表 2 状态复杂谓语构式采用的策略（Croft 2022:437）

策略	两个述谓间的关系	有标识（标识事件参与者）	无标识（标识事件）
类似动词作谓语的策略	并列	并列有参与者标识策略	并列无参与者标识策略
	主从	分词策略	副动词策略
类似名词作谓语的策略	并列	形容词有参与者标识策略	形容词无参与者标识策略
	主从	系动词分词策略 介词有参与者标识策略	介词策略
主要述谓	—	—	述谓策略
语法化程度更高的策略	—	状语策略	

（二）并列无参与者标记策略

就并列无参与者标记策略（*coordinate impersonal strategy*）来看，表示方式或属性的述谓和主要述谓也是并列的，即并列策略。采用这种策略的状态复杂谓语构式的语义指向是事件本身，没有标记参与者。上文例（6）中的 $a^{31}tcha^{55}tcha^{31} a^{31}-kə^{31}$ “慢走”为例，分析并列无参与者标记策略三个形态句法参项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两个述谓 $a^{31}tcha^{55}tcha^{31}$ “慢”和 $a^{31}-kə^{31}$ “走”之间没有动词降级的标记，二者是并列关系。第二个特征是表示方式的 $a^{31}tcha^{55}tcha^{31}$ “慢”采用类似动词的策略，它没有名物化标记。第三个特征是述谓构式中的“慢”指向事件本身 $a^{31}-kə^{31}$ “走”，没有标记参与者。又如：

(8) $tsei^{213} \quad tha^{31}-ko^{31} \quad xai^{31}sə^{213} \quad \chi ei^{31}-nia^{55} \quad tə^{31}-pu^{31}-mu^{31}-ma^{55} \quad ue^{31}$.
 他的 那-量词 还是（借词） 好一点 向上-做-确定-将行体 语助词
 他那家还是肯定要做得好点儿。

例（8）中的 $\chi ei^{31}-nia^{55} tə^{31}-pu^{31}-mu^{31}-ma^{55}$ “肯定要做得好点儿”是由表属性的谓语 $\chi ei^{31}-nia^{55}$ “有点好”和表示动作的谓语 $tə^{31}-pu^{31}-mu^{31}-ma^{55}$ “做”构成的状态复杂谓语构式。这两个谓语直接并列在一起，中间没有动词降级标记，地位平等。表示属性的 $\chi ei^{31}-nia^{55}$ “有点好”指向事件本身“做”，没有标记参与者。又如：

(9) $a^{55}ma^{31}-ti^{31} \quad ə^{55}la^{31} \quad mo^{31}qei^{55}-zu^{31}ta^{31}zu^{31}$,
 妈妈-定指 玩 困难-连接
 妈妈玩（这两个石头）玩得困难，（然后我给她重新找了两个。）

例(9)中的状态复杂谓语构式由表示动作行为的谓语 $\text{ə}^{55}\text{la}^{31}$ “玩”和表示属性特征的谓语 $\text{mo}^{31}\text{qei}^{55}$ “困难”组成,这个构式采用并列无参与者标记策略。两个谓语 $\text{ə}^{55}\text{la}^{31}$ “玩”和 $\text{mo}^{31}\text{qei}^{55}$ “困难”之间是平衡关系,没有出现谓语降级的现象;这个构式语义指向是动作本身“玩”。

(三) 副动词策略和分词策略

副动词策略(converb strategy)是用降级的谓语形式表示方式或属性^①,构成复杂谓语构式的两个谓语是主从关系。降级谓语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缺乏主要谓语那样的屈折变化;第二,降级谓语和主要谓语的屈折方式不同;第三,降级谓语有一个词缀,明确地表明它与其他谓语之间的关系。采用类似动词策略的构式中,属性谓语会发生降级。分词策略(participial strategy)与副动词策略的区别在于后者没有参与者标记。

- (10) $\text{təa}^{31}\text{lə}^{55}$ təu^{213} $\text{ie}^{31}\text{ie}^{55}\text{-na}^{31}$ $\text{la}^{31}\text{mo}^{31}$ $\text{pho}^{31}\text{pho}^{55}$
 这个 就(借词) 爷爷(借词)-并列格 填充词 婆婆(借词)
 $\text{tə}^{31}\text{-qa}^{51}\text{-la}^{31}$ $\text{a}^{31}\text{nia}^{55}$ $\text{χei}^{31}\text{-u}^{31}\text{-ə}^{213}$.
 向上-说-非限定 一点 好-推测-听说示证

(我)听说这个人认为只有爷爷和婆婆的(羌语)说得好点儿。

例(10)中的状态复杂谓语构式“说得好点儿”由表示动作的降级谓语 $\text{tə}^{31}\text{-qa}^{51}\text{-la}^{31}$ “说”和表示属性的谓语 $\text{a}^{31}\text{nia}^{55}$ χei^{31} “有点好”组成;前一个表示行为的谓语 $\text{tə}^{31}\text{-qa}^{51}$ “说”带上非限定标记 -la^{31} ,成为降级谓语,它没有像主要谓语 $\text{a}^{31}\text{nia}^{55}$ χei^{31} “有点好”那样的屈折变化。例(10)中的推测示证标记 -u^{31} 和听说示证标记 -ə^{213} 都只能附加在谓语 χei^{31} “好”后面,不能附加在非限定动词 $\text{tə}^{31}\text{-qa}^{51}$ “说”后面。这个谓语构式以事件 $\text{tə}^{31}\text{-qa}^{51}$ “说”为语义指向。又如:

- (11) $\text{ian}^{31}\text{tsa}^{31}\text{than}^{55}\text{-na}^{31}$ $\text{a}^{31}\text{so}^{55}$ $\text{tchi}^{55}\text{-la}^{31}$ χei^{31} pu^{31} ue^{55} .
 羊杂汤(借词)-并列格 一起 吃-非限定 好 做 语助词
 (馒头)和羊杂汤(泡)一起好吃。

例(11)中的状态复杂谓语构式“好吃”由降级谓语 $\text{tchi}^{55}\text{-la}^{31}$ (“吃”+非限定标记)“吃”和表示属性的谓语 χei^{31} “好”构成。这个例子是以事件参与者为导向,表示属性的主要谓语 χei^{31} “好”指向事件参与者“羊肉汤和馒头”。

主从句连接标记 -zu^{31} 也可以附加在表示属性或方式的谓语后面,然后和另一个表示动作行为的谓语构成复杂谓语构式。当 -zu^{31} 标记在从句后面时,从句表示动作行为的方式;当 -zu^{31} 标记在形容词或副词后面时,形容词或副词表示动作行为的方式。例如:

- (12) $\text{a}^{31}\text{tcha}^{55}\text{tcha}^{31}$ $\text{a}^{31}\text{tcha}^{55}\text{tcha}^{31}\text{-zu}^{31}$ $\text{tha}^{55}\text{zu}^{31}$ $\text{a}^{31}\text{-ca}^{31}\text{-i}^{31}$ $\text{than}^{213}\text{-ka}^{31}$ ia^{31} !
 慢慢地 慢慢地-连接 然后 向下-死-名物化 那种 语助词
 慢慢地,慢慢地(把人毒)死的那种(毒药)!

例(12)中,表示方式的属性谓语 $\text{a}^{31}\text{tcha}^{55}\text{tcha}^{31}$ “慢慢地”和谓语 $\text{a}^{31}\text{-ca}^{31}$ “死”构成

^① Loeb-Diehl (2005:27) 区分了分词策略和副动词策略,认为二者的共同点是都有一个类似动词的谓语,并且都有一个降级的谓语;二者的不同点在于分词策略是以参与者为语义指向,即有参与者标记,而副动词策略是以事件为语义指向,没有参与者标记(见于 Croft 2022:439)。Schultze-Berndt & Himmelmann (2004) 不区分这两种策略,统一把它们看作副动词策略。本文区分有参与者标记和没有参与者标记两种策略,前者是分词策略,后者是副动词策略。

状态复杂谓语构式。属性谓语带上 $-zu^{31}$ ，成为一个降级的谓语，只有主句的谓语动词可以带上名物化标记 $-i^{31}$ 。 $a^{31}tcha^{55}tcha^{31}$ “慢慢地”是一个副词，表示动作行为的方式。

Zheng (2017:236) 把 $-zu^{31}$ 分析为连接主句和从句的标记，通常附加在从句的谓语动词后面，主句和从句之间可能为时间先后、因果、转折等逻辑关系。本文从构式语法的角度，把带有 $-zu^{31}$ 的主从句分析为状态复杂谓语构式，即由两个谓语构成的复杂构式。例如：

- (13) $t\text{ə}^{213}s\text{ə}^{213}$ pho^{31} $tha^{31}-nia^{55}$ ke^{31} $t\text{ə}^{31}-gu^{31}-zu^{31}$ $se^{51}-mu^{31}-ma^{55}$.
 只是(借词) 衣服 那-一点 这样 向上-穿-副动词 漂亮-确定-将行体
 只是(那些跳舞的人)穿上那些衣服以后，肯定会漂亮。

例(13)中，表示行为动作的谓语动词 $t\text{ə}^{31}-gu^{31}$ “穿”后面加上连接标记 $-zu^{31}$ ，和表示属性的谓语 se^{51} “漂亮”构成状态复杂谓语构式。从语义的角度来看， $t\text{ə}^{31}-gu^{31}-zu^{31}$ $se^{51}-mu^{31}-ma^{55}$ 也属于结果状态复杂谓语构式，“漂亮”是“穿”的结果。

Zheng (2017:236) 把 $-zu^{31}$ 分析为主、从句连接标记，可以解释例(13)这种现象，即从句表示动作行为， $-zu^{31}$ 连接的两个动词之间存在某种逻辑关系。但是，如果按照传统语法的分析方法，不太适合解释例(12)，因为 $a^{31}tcha^{55}tcha^{31}$ “慢慢地”不是表示动作行为的谓语，它和另一个谓语之间没有逻辑关系，只是表示动作的状态。本文把所有这些现象都看作状态复杂谓语构式，在此基础上，把 $-zu^{31}$ 分析为说话人表达状态复杂谓语构式的副动词标记，这样就可以更全面地解释 $-zu^{31}$ 的用法和功能。

还有的状态复杂谓语构式使用分词策略表达。例如：

- (14) $qa^{31}la^{31}-zu^{31}$ $tse^{213}xa^{213}-zu^{31}$ $a^{31}tcha^{55}tcha^{31}-zu^{31}$ mu^{31} $a^{31}nia^{55}$
 我们-话题 这下(借词)-话题 慢慢地-副动词 人 一点儿
 $dai^{55}-ua^{55}-ni^{31}$.
 向外:持续体-喊-第一人称单数:未然
 这下我们还要慢慢地再喊(召集)点人。

例(14)和例(10) — (13) 都是状态复杂谓语构式。它们的相同点在于说话人表达这些状态复杂谓语构式的策略都有一个降级的谓语；不同点在于例(14)的谓语有人称标记 $-ni^{31}$ ，标记参与者，而不是标记事件，所以我们把 $a^{31}tcha^{55}tcha^{31}-zu^{31}$ 分析为分词策略。

(四) 状语策略

状语策略(adverbial strategy)是指说话人使用某一个形态句法形式表示方式复杂谓语构式。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构式的方式谓语包含一个词缀。英语的大多数方式状语是由形容词带上后缀 $-ly$ 构成的。比如“The girl sang beautiful-ly(这个女孩唱得好听)”，说话人使用状语策略 *beautifully* 表达状态复杂谓语构式。这种策略的语义指向既可以是事件本身，也可能是事件参与者。状语策略是一种高度语法化的策略。表达状语策略的词缀的来源常常不明确，其中最常见的来源是从前的格标记，以及表示存在、相似义和强调义的标记(Croft 2022:443)。

龙溪羌语的形容词后缀 $-ke^{31}/-kai^{31}$ 和 $-i^{31}$ 可以用来标记复杂谓语的方式或描述动作的状态。状语标记 $-ke^{31}/-kai^{31}$ 来源于指示代词 $-ke^{31}$ “这样”。这里仅举五例(例 15-19)来说明状语策略怎样表达状态复杂谓语构式。

- (15) $tsei^{213}$ $mia^{31}-ti^{31}-tei^{31}$ $vu^{31}vu^{31}vu^{31}-ke^{31}$ $da^{31}-za^{55}$ pu^{31} ue^{31} .
 她的 妈妈-有定-这 呜呜呜-状语标记 离心-哭 做 语助词
 她的妈妈呜呜呜地哭起来。

例(15)中的拟声词 $vu^{31}vu^{31}vu^{31}$ “呜呜呜”后附加状语标记 $-ke^{31}$, 然后再与表示行为动作的 $da^{31}-za^{55}pu^{31}$ “哭”组合成复杂谓语构式。

例(15)和前文例(4)相同, 其状态复杂谓语构式也是由拟声词和表示行为动作的动词构成, 但是二者采用的策略不同。例(4)中的 $phu^{55}lu^{55}\sim phu^{55}lu^{55}tə^{31}-tsho^{55}$ “(水)噗噜噗噜地开了”采用并列无参与者标记策略, 两个谓语成分直接组合, 没有谓语发生降级。

- (16) $a^{31}tee^{31}mi^{55}-zə^{55}ka^{31}tə^{31}-zə^{55}ka^{31}ai^{31}$ $ei^{31}na^{31}-ke^{55}$ $tə^{31}-pe^{31}$.
 每人-全部 他-与格 很 喜欢-状语标记 向上-做:状态变化
 每个人都很喜欢他。(字面意义: 每个人对他, 都是很喜欢的方式做。)

- (17) $thuan^{31}thuan^{31}tsuan^{213}tsuan^{213}-ke^{31}$ $tsho^{55}ta^{31}$ ka^{31} .
 团团转转(借词)-状语标记 跳 这样
 用转圈的方式跳舞。

例(16)是由心理动词 $ei^{31}na^{31}$ “喜欢”带上状语标记 $-ke^{55}$ 以后, 再和表示行为动作的动词 $tə^{31}-pe^{31}$ “做”组合成状态复杂谓语构式。 $ei^{31}na^{31}$ “喜欢”的语义指向是事件的参与者。

例(17)是由形容词 $thuan^{31}thuan^{31}tsuan^{213}tsuan^{213}$ “团团转转”加上状语标记 $-ke^{31}$, 再和动词 $tsho^{55}ta^{31}$ “跳”构成状态复杂谓语构式。“团团转转”的语义指向是事件本身“跳”。

- (18) dzi^{31} $xai^{31}sə^{213}$ $\chi ei^{31}-i^{31}$ $sə^{31}-ja^{31}$ pa^{55} ue^{31} .
 字 还是(借词) 好-名物化 向外-写 变为 语助词
 (我的孙子)字还是写得好。

- (19) $dzi^{31}-ti^{31}$ lan^{55} $xai^{31}sə^{213}$ ai^{31} $\chi ei^{31}-kai^{31}$ $sə^{31}-ja^{31}$
 字-定指 语助词 还是(借词) 很 好-状语标记 向外-写
 pa^{51} pa^{31} ue^{31} .
 会 变为 语助词
 字呢, 还是会好好地写。

例(18)和(19)截取自同一段对话, 说话人使用不同的后缀标记状态, 状态谓语 χei^{31} “好”分别带上 $-i^{31}$ 和 $-kai^{31}$, 然后和动作谓语结合为状态复杂谓语构式。例(18)中, 表示属性的状态谓语 χei^{31} “好”带上名物化标记 $-i^{31}$, $\chi ei^{31}-i^{31}$ 描述动作谓语 $sə^{31}-ja^{31}$ “写”的状态, 即“写得好”; 例(19)中, 表示方式的状态谓语 χei^{31} “好”带上状语标记 $-kai^{31}$, $\chi ei^{31}-kai^{31}$ 描述动作谓语 $sə^{31}-ja^{31}$ “写”的方式, 即“好好地写”。

表示状语策略的标记 $-i^{31}$ 可以出现在指称短语中表示属性修饰, 也适用于表示属性的主要谓语 (van der Auwera & Malchukov 2005, 见于 Croft 2022:442)。这体现了属性或状态构式的修饰信息包装功能被应用到陈述这种信息包装功能。例如:

- (20) $zən^{31}nia^{55}$ $tshə^{55}tə^{31}-\chi e^{55}$ $tha^{55}zu^{31}$ $uən^{31}tshuan^{55}$
 人家(借词) 车子(借词)-方位格 然后 汶川(借词)
 $ta^{55}-la^{55}-i^{31}$ $tə^{31}-tcy^{31}-zu^{31}$.
 搭(借词)-借词标记-名物化 向上-出现-连接
 然后, 人家搭汶川的(车)上来了。

- (21) $i^{55}ma^{31}$ $pha^{31}-i^{31}$ $sə^{31}tean^{55}$
 玉米 种-名物化 时间(借词)
 种玉米的时间

例(20)运用名物化策略表达陈述这种信息包装功能,表示动作行为的谓语 $ta^{55}-la^{55}$ “搭(车)”带上标记 $-i^{31}$ 后,再和另一个表示行为的谓语 $ta^{31}-tey^{31}$ “出现”构成复杂谓语构式。例(21)运用名物化策略表达修饰这种信息包装功能。名物化标记 $-i^{31}$ 使一个动词或形容词性短语名物化,然后作为修饰语修饰名词中心语。例(21)中,名物化标记 $-i^{31}$ 附加在动词短语 $i^{55}ma^{31}pha^{31}$ “种玉米”后面,然后 $i^{55}ma^{31}pha^{31}-i^{31}$ 作为修饰语,修饰名词中心语 $sa^{31}tean^{55}$ “时间”。名物化标记 $-i^{31}$ 也可以出现在非状态谓语构式中,连接两个表示动作的谓语。

四 结 语

本文从构式语法学的角度,考察龙溪羌语状态复杂谓语构式形式和功能之间的配对,分析语义内容和信息包装功能的结合关系,以及表达状态复杂谓语构式的策略。构式定义了信息包装功能和语义内容,即表达了什么。策略可以告诉我们说话人是怎样表达这些功能的。

从构式传递的语义内容来看,龙溪羌语的状态复杂谓语构式可以分为表示结果的复杂谓语构式、描述性复杂谓语构式和表示方式的复杂谓语构式。根据这些状态复杂谓语构式的形态句法特征,我们可以把这类构式所运用的策略分为并列无参与者标记、副动词、分词和状语等。

构式语法和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言学不同,比如在词类分析法方面,很多用来定义词类的传统术语,在表示语义类和表示信息包装功能这两方面是模糊的。传统的分析方法关注语法结构和动词形态标记,所以在参考语法的不同章节讨论非限定标记、主从句连接标记、名物化标记和状语标记的语法功能。本文使用构式语法分析方法,有助于解决传统分析法无法解决的龙溪羌语的问题。羌语的短语构式、小句构式和复杂句构式等方面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黄成龙. 2007. 《蒲溪羌语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刘光坤. 1998. 《麻窝羌语研究》,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孙宏开. 1981. 《羌语简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Croft, William. 2001.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Syntactic Theory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roft, William. 2022. *Morphosyntax: Constructions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llmore, Charles J., Paul Kay and Mary Catherine O'Connor. 1988. Regularity and idiomaticity in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The case of *let alone*. *Language* 64(3): 501-538.
 Goldberg, Adele 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Polla, Randy J. with Chenglong Huang. 2003. *A Grammar of Qiang with Annotated Texts and Glossary*.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Loeb-Diehl, Flora. 2005. The Typology of Manner Expressions. Ph.D. dissertation, Radboud Universiteit Nijmegen.
 Schultze-Berndt, Eva and Nikolaus P. Himmelmann. 2004. Depictive secondary predicates in crosslinguistic

- perspective. *Linguistic Typology* 8(1): 59–131.
- Talmy, Leonard. 1976. Semantic causative types. In Masayoshi Shibatani (ed.), *The Grammar of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Syntax and Semantics, 6), pp. 43–116.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Talmy, Leonard. 1985.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Semantic structure in lexical forms. In Timothy Shopen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III: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the Lexicon*, pp. 57–1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an der Auwera, Johan & Andrej Malchukov. 2005. A Semantic map for depictive adjectivals. In Nikolaus P. Himmelmann and Evan Schultze-Berndt (eds.), *Secondary Predication and Adverbial Modification: The Typology of Depictives*, pp. 393–42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Zheng, Wuxi. 2017. *A Grammar of Longxi Qiang*. München: LINCOM GmbH.

The Stative Complex Predicate Constructions in Longxi Qiang

ZHENG Wuxi

[Abstract] Construction Grammar assumes grammatical units as a pairing of form and meaning. In this article, we analyze the stative complex predicate constructions in Longxi Qiang on the basis of natural dat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We investigate the semantic contents and strategies recruited by the stative complex predicate constructions. A stative complex predicate construction is composed of two predicates, one of which indicates the stative concept. In terms of semantic contents, this construction can express the result caused by an action and describe the state of an event or the manner of an action. The strategies for stative complex predicate constructions in Longxi Qiang include coordinate impersonal, converbs, participles and adverbials.

[Keywords] Longxi Qiang morphosyntax stative complex predicate constructions Construction Grammar strategies for expressing constructional functions

(通信地址: 510006 广州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责编 胡鸿雁】